



管子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

苑園城也。

美惡賢不

肖。愚俊之所生也。

謂生於地。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

通流者也。

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

故曰。

水具材也。曰水材。六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

清而好。八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

也。視其也。視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於唯無不流。

正也。則止不可。加刺。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

至平。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

高。已獨。卑為室。一以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準也者。

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素也者。五色

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淡也者。五味

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是以水者。萬

物之準也。萬物取平。正而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

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是以

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

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棟金於水。山石

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

謂之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

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

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反其常

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

賢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

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蹙。義也。感屈聚也。如此義也。

廉而不剝。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

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

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賢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

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而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

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

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味。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

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肺生骨。腎生腦。

肝生革。革皮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

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

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

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

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

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

子肺發為目
有目也
至百五

按此言水之
指其能
存而不化
者年人與玉
其非

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五

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

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亾也。

伏聞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

暗冥故能存亾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上者以於火鑽灼之。

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

如蠶蠋。蠶蠋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上則凌

於雲氣也。尚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

於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亾者

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生有時而絕。

螭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螭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

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

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

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

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

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

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

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亾者。著龜與

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

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而管子

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

不具。萬物莫不以生。得水生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

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

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

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

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

麤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

伏清則明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

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寂而稽。塹滯而

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塹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

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齊晉之水。枯旱

而運。塹滯而襍。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澹而無光也故其

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塹雜故

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襍。故其民愚戆

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故愚戆而好貞萃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

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

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嘗水而知故水一則

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

不污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

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

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今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五漫漫。六

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惛惛微暗貌五謂每其理微暗既漫且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

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

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時曰正。

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

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

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

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

不能為憊。既使不能憊，憊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憊，忘也。

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賢功，則民事接勞而

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不謀，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特其功勞，故肆直也。為人上者驕。

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為

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

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

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

和雜之時，故為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

按繫五作解

曰風。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

喜羸而發出節。山生也。言春德喜悅，長以羸為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

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

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

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修

屋壞時方漑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

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

德。星以和德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是故春行冬

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

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

一政曰論幼孤。含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

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亾人人之逃亾四政曰

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五政

曰無殺麇犬毋蹇華絕羊蹇拔也羊之屬其根五

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其時曰夏

夏假也謂時其氣曰陽夏之陽生火與氣陽為鬱

六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其

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謹修神

按後作坦天
莫守則年必
有一誤

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

照育為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

於夏所以與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以

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土生皮膚土所生

皮與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中正無私

位居中正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閑

藏言上之四時皆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

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日

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

掌賞賞為暑得賞則熱歲掌和和為雨和則陰陽

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

肅殺故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

通之發故屋辟故窳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

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社免祖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

也氣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四政曰求有

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置設禽獸

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

曰辰辰星月交會也其時曰秋秋擊也時物其

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其德

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

時而為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其事號令

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量民資以

畜聚賞彼羣幹衆有武幹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

收聚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所惡

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我信則克誠信

故能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收聚

克敵辰以收斂殺辰掌收收為陰冬閉

藏故秋行春政則榮春發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

冬政則耗冬肅殺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

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鬪譯蹠小辯則利

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二政曰毋見五兵之

刃時或出師掩襲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

曰補缺塞圻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

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

曰月北方太陰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其氣曰

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淳越温怒

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

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温周密者眾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

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刑

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大寒乃

至甲兵乃强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

月德月以閉藏罰月掌罰罰為寒罰則殺物冬行

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雷夏雷行秋政則旱

謂冬氣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

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

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

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

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

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邀至賊氣邀至則國多蓄殃是故聖

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作習武也

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散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

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

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合長則失德之國惡

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

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

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是

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

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

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

積則昌暴虐積則亾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德出

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

自正生事。正直則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

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

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

行。也。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

也。王事必理。以為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不中。之理然後可以長久。

者。失理者凶。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也。國有四時

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

政。執輔。輔行已德也。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也。三者充也。

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

禮義教之。守者六也。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則能立事。

前者八也。則能立事。終者九也。則能立事。

與前王比隆可。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謂王道之終也。

官分掌。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

至六為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陰至六為純陰之多。

多也。稟陰陽之純。以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也。陽多也。

街猶陰也。陽多也。稟陰陽之純。以六多。所以街天地也。

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

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

氣以生故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以制人

以生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統萬物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

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修槩水上以待乎

天董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五藏以視不

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

親視知何者不親也貨暉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

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貨暉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

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暉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

目所次隅曰暉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

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粹也如此者所以

招合鬼神精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有常

氣之道也已合而有常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

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

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成通故可審合理世之

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

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得

情則物理極極於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

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

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

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

用之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

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通若道然

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

後有行道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然則神筮不靈神

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

龜不上。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參治之

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

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

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

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

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

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辨乎

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

司徒。謂主徒眾使務農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

征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嶽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

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

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

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

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

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賸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賸甲子

用木行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

御時也

事也。寬刑。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

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

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

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

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

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圍園所養。擬供祭祀也。

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

行戶。籠中。雷。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

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行組甲厲兵。組甲

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

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

伐不服。服象天地殺歛也。然則晝多陽。夕下露。地競環。環多實貌。方秋

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五穀鄰熟。鄰緊

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多實。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戊。七十二日而畢。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

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閑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

則發。擗瀆盜賊。擗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閑藏之

之氣。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為矢也。伐檀柘。伐檀柘所

也。令

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賈天地之所

閑藏也。賢天地閑藏故收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

不毛胎者不臚。臚謂胎臚婦不銷弃。臚古孕字銷

草木根本美。閑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七十二日

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

傷。此已下言逆時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夫

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不然。則長子死。如無

夫人死。則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睹丙子。火

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

緩而乃急故有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

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

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七十二日而畢。土王

月而得七十二日者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

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

也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

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臚。臚

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卷之...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玄齡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執力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小事必為水所澹而滅也

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

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

既迷芒。必其將亾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

矣。又况迷惑茫然乎。若是者必亾。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亾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

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也。動作者比於醜。

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

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

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賢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其失度則為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

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其所作常能從理。故曰。

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為任理之自逆。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

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

刑。言將為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

違之。故其事不成。則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

後天。而天時不作。勿為客。不因天時而動。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為客。者乃為客矣。人事不

起。勿為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

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

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

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

管子 卷五 二

發動而成如此者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

可謂與天同極也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

則隱於德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得

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

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成功

之道羸縮為寶羸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毋

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事若未成毋改其

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靜民觀時待令而

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故曰修陰陽

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羸羸縮縮因而為當

藏順時然後事當重歛歛生生因天地之形歛生

言之殷勤其事也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則無不成也

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盡行之者

有天下所謂唯天為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

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

無所裕德無求道德饒裕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行德而不爭以

待天下之瀆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故賢者

讓不與物爭瀆動亂也

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

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

之。守柔弱之節而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

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

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

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善明者周不

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明之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

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此皆欲夫周大明獨在君

也。大周之先。可以奮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起而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

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物祖如此則可以代天下無道取其

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時而建者也。

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

獸厭走而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力大禍一偃一側。不然不得。

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大文三曾。而賚義與德。大武三曾

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而偃武與力。

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而偃武與力。

力而偃武與力。

力而偃武與力。

力而偃武與力。

力而偃武與力。

力而偃武與力。

力而偃武與力。

知所倚伏力
其功而致其
權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

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也。服之。所以服勝。

之。所以勝也。飾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

則人作法之如四時之不貲。如星辰之不變。如宵

如晝。如陰如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

常不變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

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

按當作毋使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

之法以過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道以明之。明是刑

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令之以終其欲。明

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過之以絕其志

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養之以化其惡

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有

不修理故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

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致德其民。和

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

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出令時當曰政當

於正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曰德

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能立常

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

和敬則其德曰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

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

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

之能服日新謂行日新可守慎正名偽

詐自止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

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曰大者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

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

也。五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
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不然則
有深怨於敵人也。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九不然則
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
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閹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

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

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

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

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

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官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

之。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

也。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不事心

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

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

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

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

埴也埴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

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

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

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

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

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

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

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

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

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

則存治法遠則亂亡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

臣上下賢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

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

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

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者皆過越法制也。皆囊於法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

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人皆歛藏過行以順於法上事其主。故明王之

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

使之。謂以法收歛而使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夫

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

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杵習

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為託

於謀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眾彊富

賢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

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

能動也。珍恠奇物此正法為侷侷。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

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

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

能以其智亂法惑上。眾彊富賢私勇者能以其威

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

鄰國恃權能廢置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

君之子援立國相。

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此凡皆以君不守法故也

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也

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

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

謂各得自通於若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

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

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法於法

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

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

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

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

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

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

之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

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

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

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賢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

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

管子卷之五

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法不平。令不全。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賢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凶旋及故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

按失字古字作以謂聖君以度量置儀法也

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堅謂

尊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無私

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

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

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賢能威之。

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

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

而幸其主。妄布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曰侵。臣得不當得之

恩則主曰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曰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

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為之也。

離法而聽賢臣。賢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賢而威之也。

言賢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

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

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

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偏近

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

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

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

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賢賤美惡。以

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

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

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

其匈以聽於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

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

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

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

非匈臆也注

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
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
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
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
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
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
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
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戾。失令有功法所不赦
故罪戾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

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
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
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爲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
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
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
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

執事者言
按不當作百
官論論乃定
有開誤

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百官識非惠

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故

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

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凶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

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下情求不上

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為左故夫滅侵塞擁之所

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

法之外淫遊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屈法以動無

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威不兩錯臣行

為兩政不二門臣出政是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

詐偽非法度不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

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此周於下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巧不求用矣文合則自是

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毀以毀為罰也

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官自然失理

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

有公是之事情皆忘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

多為交友致外內外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明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於

非功朋黨共譽之故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

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

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不一至於庭

謂之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屬數雖眾非以

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百官雖具非以任

按此下原故
下匿字為句

國也各務私故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

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賢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

其能官各失能則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

自舉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蔽而不

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

進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然則君臣之間

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

偽濫故易

治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

不能毋侵奪

人財竭則侵奪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

俱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

民

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

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

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

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

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則暴人不

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

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賢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

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

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然後

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

非。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

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

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

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

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

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

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

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

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

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

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

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

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

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

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

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

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

故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

也。理也。治莫賢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

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持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

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

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

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

則止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

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賢於勝。勝故君道立，則

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

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

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賢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

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

謂必務農

民事農。則田墾。田墾

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

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

澤不必足

謂雨澤不足也

則民倍貸以取庸矣

澤不足則歲凶富者

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

秋糶以五春糶以束是

又倍貸也

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

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三秋糶

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

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

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

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

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

夫以一民養四

主

四主即上四倍貸也

故逃徙者刑

謂有刑罰

而上不能止者粟

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

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

四種謂四時比日種五穫謂五穀比日

而有

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

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

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

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

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

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

之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

民作一則田

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

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

而死者霸

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

粟生而不死者

王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

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

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

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

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

善為民除害與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與利者

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

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

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歐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

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

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

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

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變寄為生不能長

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

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終

管子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

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

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明

貌也。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潤也卒乎

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

力。以力止之而可安以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萬物果得。以智安物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自生

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其所以失之。必以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欲

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彼心之情。利安

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

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

及其求之則忽。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

窮之則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夫

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而人不能固。人不能

虛反以利其往不復。其來不舍。道往而不復雖其

有來無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卒乎乃在

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淫

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不見其形。

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唯言愛道無他善。心靜氣理。道乃

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

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

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

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

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

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

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人之所失以

歿。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

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地主平。均生萬物。人主安

靜。無為而無不為。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

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

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

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

管子 卷之六
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

氣道乃生。氣得道能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

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

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

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

能君萬物。無心為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

而物不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

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

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

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

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也神明

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也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

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

中得。能忘官貨則中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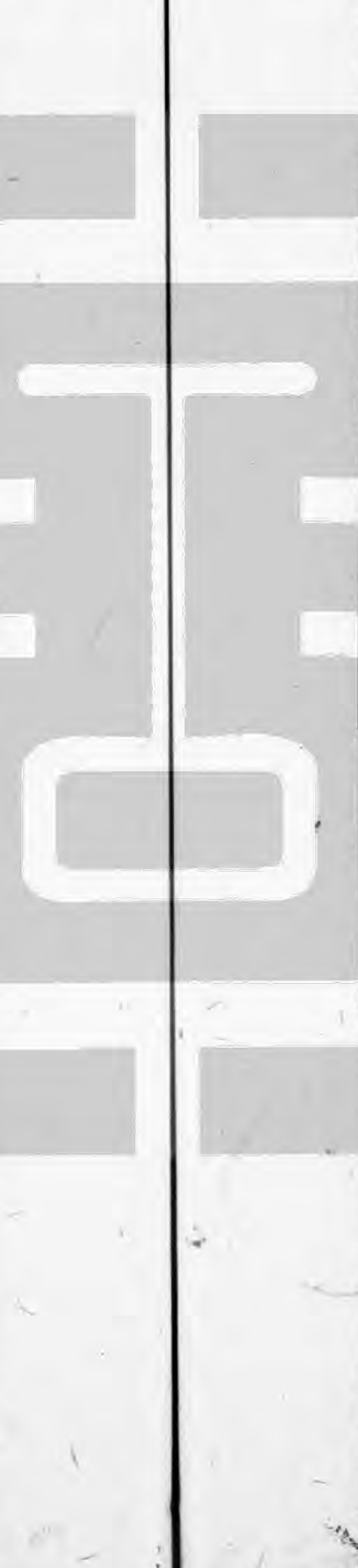
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

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想思之

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

管子 卷之六

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圖。過舉故萬物得度。言人皆有道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也。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何謂解之在於心安。道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者在於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心安。安皆從心也。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也。言心亦藏。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彼心之於心也。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則形。



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有言則出。命使然也。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亂乃死。亂則凶禍。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能生氣故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涸故四體固也。為氣淵。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中無惑意。外無邪蓄。邪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蓄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謂之聖人。人能

管子 卷第六 五

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

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乃能戴大圜。天而履大方也。地鑒於

大清也。道視於大明也。日月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

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道也。是謂內得。道發行於

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必寬必舒。博而密必堅必

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競逐淫邪

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中不可

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畔也。見於膚色。內暢

後和當作知

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

之聲。疾於雷鼓。謂全不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

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中之氣發形

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刑不

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

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

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能無十筮而知吉凶乎。

吉凶在於逆順。故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能勿

不須卜筮而知也。

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

不通則或致鬼神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

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四體既正血氣既靜

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

不有淫過事雖遠大思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

可以近速而成也生憂疎慢輕易必致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憂

鬱生疾憂志鬱塞懷不疾因乃死既疾而因可思

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不蚤為

圖生將異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

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

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凡人之生也天

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為

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不和不生察和

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

知其平正擅伺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

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中論其適理忿怒之失

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其五欲去其二凶

又不可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

喜怒過度皆能為害故曰二凶既平且正獨擅於胃中也不喜不怒平正擅匈謂和也故能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

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

形不滅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於飢血涸謂血銷減而凝

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中也充攝得中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為

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

則忘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

末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

邀竭令老則益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

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

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

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

似天之凡人布雲也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

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

則害道故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道無所處之若遇廢亂則當

道無所處

莊子下多
莊子書
莊子不類

正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也。彼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句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句。節欲之道。萬物不害。物無害也。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公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禘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

古之王者在伏羲前

封泰山禪云云。

云云山在梁父

東。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

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

亭亭山在牟陰顛項

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

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

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

山纏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鄆上之黍北里之禾鄆上山也鄆音隲所

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西海致比翼之鳥

各有一翼不比不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

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樵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

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

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

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

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

亾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

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謂美材可為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

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資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資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天下精材可致也不遠千里。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公曰：守戰遠見，有

患

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

夫民不必死則不可

與出乎守戰之難

守戰之難必致於然後可出也

不必信則不可

恃而外知

人必誠信然後為君

夫恃不死之民而

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闔

也

苟不死不信則守闔戰闔外闔故曰三闔

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

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

曰周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

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

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

田宅爵祿

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

必死而不我欺也

不我欺則信也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

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

疾謂患苦也

而憂之以德

勿懼以罪勿止以力

煩力役則止而不來

慎此四者足以治

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

謂四言雖善然

以之理國恐其太少

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

患在不能

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

為其寡也

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化不為少

夫牧民不知其疾

則民疾

疾謂憎嫌之也

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

民多詐

設詐以避罪也

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

創其力來役之苦

者鷲距鷲疑也距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

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

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

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

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

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

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

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

遜讓如此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澤作發也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

糴貧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

疫苗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

廩晉歲謂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

以也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

貸賢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食廩

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

管子 卷之六
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易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臣教則君能制。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

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

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安之事無所比可謂遠

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

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

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

言欲勝服於民

為之柰何。管仲對曰。此

非人君之言也。

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

勝民為易。夫

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

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

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

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

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

之弒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弒謂殺親也。君之國岌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

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

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

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

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

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

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則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

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則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

獻胙祝祝史鳧疵其祝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今除君與

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桓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

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

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

未也以復管仲復猶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

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

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

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泝桓迎日而馳乎泝古公曰盤字

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

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

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

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

纔激強之則爭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

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

卷城外有兵刃。

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

敢自恃。自命曰粟。

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

眴胡絹切目搖也

乎其孺子也。

眴眴柔順貌穀苗始至則柔順故似孺子也

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

莊謂苗轉長大莊莊於直貌也

至其成

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

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勵

下得之則安。

人以穀為命

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

以其和調

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鬪然止。矐然

視。

鬪住立貌矐驚視貌

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

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天而人物具焉。冠右

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

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

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

謂贊引渡水者

曰：從左方涉。其深

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

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

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齒不得入軍門。齒毀也國子擿其齒。遂

入為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百里後秦國之飯

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

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

有位儷之思故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

匹與之為甯子其欲室乎。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

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曰之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

役者。有執席食以視

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於是乃令之復役。
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
 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已必當來也
 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儻者延而上。儻謂贊引賓客者也
 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
 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
 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
 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綰經之色也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

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
 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

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
 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

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
 臣

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

之微知伐國之明也
 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

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

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
 其去人也亦用人

管子
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終



